

Discussion on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Positive Psychology into Psych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ese Western Region

Zhao Kang

School of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China

Key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western reg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sych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sitive psychology.

Abstrac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 strateg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the basi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o improve the self-development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the poor through psych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n overall representation of various ideological cultures and concep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 It is a cultural system with strong vitality that distinctl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nation and is also an extremely valuable resource of psych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cientifically draw on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deology contain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ystem, advocate promoting psychological literacy of the poor in Chinese western region through the strategies of supporting minds, increasing intelligence, strengthening hearts and casting souls, and promote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the western region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goals at an early date.

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心理思想融入西部地区精准精神扶贫路径探讨

康钊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南充，中国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精神扶贫；积极心理

摘要: 精准扶贫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治贫方略，通过精神扶贫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意识和能力是治贫之本。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极具中华民族特质面貌并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体系，是极其宝贵的精神扶贫资源。科学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蕴含的积极心理思想，主张通过扶志、增智、强心、铸魂等方略提升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精神素养，助推西部地区精准扶贫工作早日达成预期目标。

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日益加快，针对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扶贫救助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从 2013 年开始，我国扶贫工作迎来新的发展时期，从针对区域扶贫转向针对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这是我国基本国情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诉求。精准扶贫是指针对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贫困人口生存发展的现实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和帮扶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型治贫方略。精神扶贫是相对于物质扶贫的扶贫方式，其侧重于对贫困人口进行精神空间的开拓与发展。当前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脱贫的主动性不强，缺乏改变贫困现状的强烈意愿，过多甚至完全依赖外界的扶持与救助，已然成为当前脱贫攻坚的拦路虎。物质扶贫只能解一时之困，而精神扶贫则能够激发主体活力，能够长期见效并以此促进个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

长，内容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精神扶贫教育资源，认真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积极心理思想，可为新时期西部地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2.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积极心理思想的精神扶贫价值分析

综观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庞大内容体系，其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心理教育资源，诸如自强不息、修身养性、厚德载物、崇尚和谐、快乐生活和人生价值等丰富内容。认真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心理思想对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价值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2.1 倡导自强不息与清心寡欲：不同的人生与处世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为个体设定诸如自强不息、积极进取、追求崇高等人生发展目标，主张塑造个体的独立自主与自强自尊等良好品格来充分实现自我价值，并以此培育个体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处世哲学。《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即君子不管遭遇何种境遇，都应当保持强健有力、积极进取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将自身的积极进取看作是实现目标的力量源泉。孔子特别推崇个体应当具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积极进取精神并极度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即不思进取的消极心态[1]。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2]。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推崇自强不息时又倡导个体要清心寡欲而与世无争。道家学派认为正是因为个体的欲望给自己带来精神痛苦，因而主张“恬淡虚无”，即淡泊名利和清心寡欲。认为“无欲”是个体精神愉快的有效手段，对待名利要淡泊坦然；要心无杂念，放弃自己的欲望，顺其自然，帮助个体突破功名与权势的羁绊。儒家在主张个体应当奋发图强和积极有为的同时，强调个体面对挫折或失败时要具有超脱精神。孔子曾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说法，孟子也曾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现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3]。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用“天命”或“报应”等观念来解释和化解个体遭遇的重大挫折和不良境遇，认为个体只能顺应和接受它，即所谓“吉凶祸福，皆天所命”。应当说，中国传统文化用这些观念来解释个体的各种境遇明显带有迷信色彩，但不可否认其具有特定时代的积极心理调节功能。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个体对外物的掌控性，降低个体的社会责任，使个体能够以顺应的态度来面对一切，可能带给个体适度的宁静与祥和。

2.2 主张修身养性与自省慎独：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塑造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包含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等人性主张和理想人格塑造的内容。《三字经》开篇就曾明确提出“人之初，性本善”的善良人性主张；孟子同样强调人性从善，主张个体通过加强自身的修养来保持善行，荀子虽然主张人性本恶，但也提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最终达到行善的良好结果。《论语》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士不可以不弘毅”。强调个体应当始终具有坚定的人生信念和明确的奋斗目标，要勇于克服各种困难，并努力在逆境中有所作为。《大学》中曾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将个体的内在自我修养分为“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主张通过修身养性使自身人格不断完善，将自己塑造成为有崇高理想和高尚道德的人，去实现治理天下的远大抱负，并以此促进整个国家或社会得到和谐安宁与稳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先哲们大多注重个体的内在修养，强调通过修身养性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佛家强调积德行善与自性清净，即努力做到自己的本性与心理洁净无尘，主张个体应以理性的智慧、科学合理的态度对待现实生活，才会收获美满幸福的幸福人生。道家学派主张待人处事要不骄不躁、诚恳谦虚，主张“上善若水”，强调个体应该具有柔和上善的品德，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一切，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无私奉献并造福万物，充分体现出道家处世平和、宽容自然的人生态度。老子指出“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徐”，认为个体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身心修养，才能真正达到其推崇的“道”的

至高境界。儒家把个人修身作为人立身处世之本，重视用“内省”的方法来调节情绪，主张通过日常内省、自我调整来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孔子提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强调对自我进行深刻反思的重要性。曾子强调“吾日三省吾身”，孟子则强调通过心性的自我调节立志养浩然之气，认为“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个体只要掌握好自己的心志，气节就不会出现问题，即所谓“持其志而无暴其气”。《周易》主张采用自省的方式应对逆境，“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人生的各种苦难逆境，个体应该“困而不失其所”，意即个体面对困境时应当保持从容平和的心态勇敢面对。《中庸》提出“君子应慎其独”。慎独意即培育个体心灵的自觉自省，特指个体在独处或无人监督之时仍能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严格按照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约束和调控自己的行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所特有的道德规范要求，倡导培养个体良好的道德自我和高尚人格，这种道德修养方法为我国历代思想家所推崇和继承。

2.3 强调天人合一与人贵于物：厚重和谐的人本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推崇“兼爱、包容、和合”等人本思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基础。儒家特别强调个体的主体地位与人生价值，其思想核心是仁爱，并将其看成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的法宝。儒家极其看重个体在洪荒宇宙和天地之间的地位与作用，明确提出“人贵于物”，强调人比其他自然物都要尊贵，具有极其浓郁的人本情怀。同时，儒家推崇“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观，主张个体与他人、大自然和社会保持和谐的关系。《论语》主张“泛爱众而亲仁”，强调我们应该广泛地去爱其他所有的人，亲近那些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个体。“仁爱”是孔子所持有的人道观的核心思想，“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他认为从天子到庶人都应当受到尊重、爱戴他人以及得到他人的爱。孟子从“人性本善”的观点出发，指出个体来到人世间就具有仁爱之心，君王施行仁政的目的就是去顺应和激发普通百姓的这种仁爱之心，并认为国家的治理重点应当放在人民身上，由此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主张。《易经》有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真正的君子应当向大地学习并具有极其宽广的胸怀，拥有淳厚的道德修养并能接受与容纳万事万物，主张对待他人应当宽厚仁慈，以此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系。当个体能够处理好各种关系并能与自然和社会和谐共处时，个体就能“因明致诚，因诚致明”而达到所谓“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既强调个体的主体地位，又主张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注重人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完美融合[4]。墨子认为天下所有的祸乱都起源于个体之间互不相爱，强调人们应当具有“兼相爱，交相利”的博爱思想，主张通过“天下兼爱”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盛世，这是墨家思想的精华所在。

“兼爱”思想实际上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发展，通过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宽容和互助情感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认为“道”是我们应当遵循的基本法则，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遵循“自然而然”的宇宙规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个体应该突破现实生活中各种功名利禄思想的束缚，顺其自然而逍遥自在地生活。唐代韩愈对当时儒道衰坏的现状极其忧虑，提出“博爱之谓仁”的主张，将仁看作是个体“存乎内”的博爱道德思想，并主张将其贯彻到一切人和事之中。北宋张载从宇宙论和人性论推演出人道的根本准则，主张向“天地之性、诚明至善”回归，推崇“民胞吾与”的“大心、博爱”人本情怀。

2.4 遵从超越自我与中庸之道：保持心理平衡的依据

陈则飞（2014）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涵盖诸如逆境认知、自我控制、自强超越等丰富的心理思想内容[5]。儒家思想特别看重个体自我正向控制的积极作用，即主张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努力控制各种可能引发心理问题或矛盾冲突的日常生活事件，积极设法尽早解决各种心理问题；道家则主张采用退让方式来解决问题，主张“弃智守朴，去用取无”；佛教特别推崇对个体不良心境的积极化解，主张把个体遭遇的各种生存困惑和问题以来生化苦、超脱轮回等理念和方式予以有效化解[6]。《周易》主张以“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精神和

方略应对人生的逆境与压力，有时采用迂回灵活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反而能收到更为理想的效果。庄子提出“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观点，当个体面对逆境或压力时，要保持豁达平和的心态并努力战胜与超越自我，这不是消极避世的宿命论思想，而是个体处事时所应当持有的通达超越与沉毅坚忍的真正体现[7]。庄子所谓的“心闲而无事”，正是这种超越与豁达精神的具体体现。基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恐胜喜、喜胜悲、悲胜怒、怒胜思、思胜恐”的情感调控原理，同样有助于个体积极寻求烦恼与忧愁的解除之道，提升个体生活质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平衡思想可追溯到孔子提出的处事法则即所谓“中庸”之道。宋代理学家程颐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南宋教育家朱熹提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由此可知，中庸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强调追求思想行为的适度与守常。“中庸”作为儒家学派坚守的哲学方法，孔子将其看作是极高的道德境界与政治智慧的体现，并把它看作是个体处世接物的高明艺术。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思是君子能时刻调整和控制自己的良好心境状态，而不至于对外界刺激表现出过激的反应倾向。孟子同样主张“执中”，就是要执两者之中，做到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实则主张应持中庸之道。是我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中庸之道，强调个体要心胸豁达，合理控制个体的情感和欲望，反对固执一端的偏激片面，要求人们要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寻求自我解脱，从而维持个体心理的稳定平衡状态。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生存压力与日俱增，科学利用中庸思想的合理成分对于调节现代人的浮躁心态、控制生活节奏与生活压力都有积极的作用。

3. 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心理思想助推西部地区精准精神扶贫路径探讨

西部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主战场，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都高于国内其他地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区域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西部地区农村扶贫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并进入新的阶段。有学者研究认为，贫困的本质是个体的综合素质无法适应地区发展和时代的要求，特别是贫困人口思想较为守旧且安于现状，再加上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的极度落后，脱贫攻坚工作任重道远[8]。当前在西部地区进入扶贫攻坚期后，我们要把西部地区扶贫工作的重点向精神扶贫倾斜，加强对贫困人口的价值引领、思维教育、心理辅导、技能培训、人文关怀等方面的综合性精神引导。为全面提升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的效果，积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能为当前西部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科学的借鉴。

3.1 扶志——从精神层面激励和培育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自强不息和不甘落后的积极主体意识

治穷必须先治愚，扶贫应当先扶志。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脱贫的志气。扶志的核心就是增强贫困人口的志气与信心。要通过密切联系和深入贫困群众的日常生活不断激励他们树立摆脱困境的勇气和决心，促成西部地区贫困人口主体思想的积极转变，培育他们养成独立进取、乐观向上、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扶志本质上就是要想方设法不断消减贫困人口身上来自于主体精神层面的“贫根”，特别是贫困人口主体的人生信念、价值追求以及发展动力的极度缺失。正因为精神方面的贫困极易使贫困人口主体意志消沉而失去向命运挑战的内在动力，逐渐丧失脱贫致富的坚强斗志与信心，从一定程度而言，它可能比物质贫困更为可怕。因此，实践中应当科学引导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树立不甘贫困落后的积极进取意识，要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才是致贫内因，自己才是彻底摆脱贫困的核心力量和真正主体。要引导他们学会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克服安于贫困的消极心态，全面摒弃“等靠要”的消极观望心态、依赖心理和功利思想，激发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内生动力。高帅（2016）在提出扶贫治贫工作策略时特别强调要“从动与主动并重”，认为从动就是跟着跑，而主动是主动作为，更多地调动他们自身积极追求脱贫致富的主体特性[9]。西部地区贫困农民的主体特性是指他们在脱贫致富过程中本应表现出来的积极寻求自主发展、自觉实践行动、创造性地探索有效脱贫路径的能动特性，这既是促进他们努力寻求脱贫致富之

路的内源动力，也是保证精准扶贫工作得以顺利实现的价值依归[10]。要对西部地区贫困群众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引导活动，积极创造条件改变他们不良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科学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帮助他们坚定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实现致富的志向和目标，培育他们积极的社会责任感和感恩意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致富伦理观，从精神层面激励和培育西部地区贫困群众形成良好的自强意识、自律习惯和自爱风范[11]。要想方设法把贫困人口主动战胜贫困的外在动力与内在活力激发出来，引导他们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目标，全面消除贫困人口“人穷志短”的精神障碍。

3.2 增智——加强对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投入力度，借助扶贫培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是培养农村劳动者的创造能力和改善民生问题的根本，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增智同样是西部地区精神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阻断西部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和治本之策。增智的核心在于通过教育扶贫增强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知识技能与文化水准来不断拓展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新思路。做好增智工作就是要针对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年龄阶段及不同家庭实际情况，从最基础的文化素质培养开始，辅以各种职业技能教育、产业结构调整、强化科技推广及拓展流通渠道等方面多管齐下，通过素质培养与技能培训等手段，全面提高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提升他们应对激烈社会竞争的基本能力和激发他们自身潜在的开发动力。教育落后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共同特征，也是导致贫困的根源所在，要彻底改变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必须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作为突破口，改变西部地区因教育水平落后而致贫的不良境遇。教育扶贫被认为是最有效、最根本的精准扶贫方式，教育扶贫是助推西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最有利的武器。教育扶贫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对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进行知识技术以及发展思路方面的教育帮扶，特别是要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谋生的本领，帮助和指导贫困人口着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实践中既要加强对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文化知识和致富实践技能方面的培训，同时应当重视对贫困对象精神层面的教育引导，让贫困对象借此激发其内在动力并产生积极的心理预期，帮助贫困人口形成积极主动的脱贫精神状态，通过个体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来实现贫困人口的真正脱贫[12]。

3.3 强心——倡导共建共享，全方位调动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参与脱贫致富活动的积极主动性

随着我国扶贫攻坚工作的深入推进，扶贫工作已经取得较为可喜的成绩，但是我们同样应当看到，由于我国贫困地区面积较广，不管是扶贫工作内容还是方式方法都极其复杂且具有多重特性，涉及金融、产业、教育与就业等方面工作，诸多贫困因素相互交织并互为因果，稍有疏忽都可能导致扶贫进展艰难或者返贫几率回升。新时期的扶贫工作必须多管齐下，全方位实现精准扶贫，这应当而且必须成为精神扶贫的最终目的。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曾开展过包括开发式扶贫、输血和造血式扶贫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扶贫活动，但扶贫工作更多着眼于物质方面的帮扶，对精神扶贫以及与其高度相关的能力扶贫和权利扶贫等关注力度明显不足。重视西部地区精准扶贫中的“强心”工作，就是要真正把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的自信心给激励和强化起来，努力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构建全方位的精神扶贫体系既要重视从外部完善扶贫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充分保障贫困人口的合法权益，同时要重视改变贫困人口自身所固有的传统守旧观念，帮助贫困人口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认知感，全面调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积极主动性[13]。全力保障全民共享是精准扶贫的根本价值所在，要科学引导农村贫困人口通过自力更生和主动参与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14]。借助共享来科学引领全民共建，以全民共建来有效推动全民共享，这样才能真正厚植发展的各种优势，充分凝聚发展伟力以提升发展新境界[15]。实践中除了要充分激发西部地区贫困人口主动脱贫的强烈愿望之外，还应当重视营造促成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良好环境条件，努力营造依靠自身力量彻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舆论氛围。要让他们明确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自己的生活会越来越越好。

实践中要注重通过科学引导和典型引领加大脱贫攻坚工作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自强不息的优秀农民带头人的示范作用，借助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和形象作为榜样不断激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斗志和活力，激励他们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同时，实践中还应当增加西部地区扶贫帮扶工作的透明度，防止因为“假贫困”问题引发社会民众的不良情绪。

3.4 铸魂——重视理想人格与民族精神培育，坚持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结合的内生发展道路

个体的人格是作为主体的自我积极发展与环境适应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中文化的调适构建作用同样十分重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充分激发和唤起个体身上蕴含的民族气节与精神，有效培养个体的高尚情操并指导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心性修养资源，教育广大贫困人口从“慎独”与“自省”等方式不断提升自我道德修养，学会自我控制与思齐自省，达成个体人格的理想状态。曾红（2012）主张塑造儒道佛相融合的理想人格，认为其主体特征包括内圣外王的圣王人格和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两个方面。个体一经达成这种崇高而理想的人性境界之后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能够充分发展个体“尽物之性”、“万物并育”的积极进取精神，对俗物不执著不沉迷，并逐渐将自己塑造成来去自由、恒常自在的生命个体。这些都可看作是促进个体积极进取献身国家的动力，也是中国人在困难时期顽强拼搏而不消极沉沦的重要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16]。虽然脱贫致富的想法人人都有，但如果贫困主体缺乏奋斗精神，则可能在实践中表现为怕苦怕难或不思进取，因此培育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理想人格与崇高的民族气节与精神，应当是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要充分尊重贫困群体在脱贫致富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积极帮助和拓展他们主动寻求个体生存发展的机会与能力，促进并释放他们自身潜在的发展能量与自由精神，走上以贫困群体主体自身为中心的内在性发展道路[17]。精神不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就没有保障，扶贫必须重视“铸魂”，要将脱贫攻坚视为一项战略工程和固本工程，注重贫困群众的精神心理建设。要以西部地区自身拥有的市场和资源为基本导向，以最大化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促进西部地区产业链发展为杠杆，结合西部贫困地区的各种优势资源，大力发展优势产业来不断拓展发家致富的深度和广度。生态扶贫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扶贫领域的重要延伸，西部地区扶贫工作应当注重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科学引导贫困人口大力发展本土绿色优势产业，保护和改善地方生态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科学引导他们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内容，用先进文化与道德的力量引领新风尚，引领西部地区群众大力弘扬优良家风家训、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促进其在西部农村贫困地区落地生根并遍地开花，铸就贫困主体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灵魂，推动贫困主体为快速实现脱贫致富的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

4. 结语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与文化发展中有着不可估量的独特价值，是我们优秀的文化资源和宝贵财富，在当前西部地区扶贫攻坚战略活动中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所继承，有所延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以此助推西部地区精准扶贫工作早日达成预期目标。

致谢

本文为西华师范大学英才科研基金项目：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下西部地区精准精神扶贫研究[17YC205]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References

- [1] Yang Bojun. Translations and Analects of Confucius, Beijing: Zhonghua Bookstore, 1980.
- [2] Zhu Xi. Collection Notes of Mencius, Jinan: Qilu Book Club, 1992.

- [3] Wu Genyou. *Notes of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Confucian classics*, Beijing: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 [4] Su Yong. *Calibration for Book of Chang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9.
- [5] Chen Zefei. Explor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Journal of Changjia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6, pp. 194-196, 2014.
- [6] Jing Huaibin, Three Approaches to Mental Health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Journal of Chinese Psychology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Vol. 34, No.3, pp. 327-332, 2002.
- [7] Zhang Gengguang, Zhuangzi.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8] Liu Shuli. Eliminating Poverty in Spirit and Promoting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rn R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1, pp. 96-97, 2018.
- [9] Gao Shuai. *Research on Poverty Recognition, Evolution and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6.
- [10] Zhang Zhisheng. Abse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Peasants' Subjectivity in the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cess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8, No.3, pp. 72-81, 2018.
- [11] Guo Meng, Wang Yi.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and the Path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f Mental Poverty in Depth Poverty-stricken County. *Journal of Shangluo University*, Vol. 32, No.2, pp. 6-12, 2018.
- [12] Yong zhikang. Study on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ental Poverty among the Poverty-Alleviating Objects based on Zitong's Investigation.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No.2, pp. 47-50, 2018.
- [13] Sun Yongmei. Identifying Spiritual Poverty and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for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 Based on the Survey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No.2, pp. 76-84, 2016.
- [14] Shang Xueying. Spiritual Essence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People-Centered. *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2018, (4): 202-208. No.4, pp. 202-208, 2018.
- [15] Ren Lixuan. Adhering to Shared Development: Fifth of the Five Development Ideas. *People's Daily*, 2015-12-24 (07).
- [16] Zeng Hong. *Integration of Ideal Personality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Chinese Cultur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Jinan:Shando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 [17] Zhang Jianming. *Research Report o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6): Strategic Task and Governance Practice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7.